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二十八

席

書

弟春

霍

韻

子真

熊

決

黃宗明

從子元

黃

宿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郟城知縣入
為工部主事授戶部進員外郎十七年四月上疏曰
近以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點監司以
下三百餘人意以災異為諸臣所致也臣竊謂災異
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見四
肢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
四肢之末哉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員積至

數年投充校尉多至數萬齊醜之修寺觀之建殆無
停日南方織造頻煩近臣賞賚踰度皇親之家侵奪
民田網羅市利軍馬錢穀悉歸宦官增遺不已大獄
擬招詞而不敢辨刑官知冤抑而不能伸人臣直道
在聞者未蒙起用小臣言事被請者未經原復文官
由傳陞而得武將非振舉而陞名器濫施曾無紀極
災異之警偶洩雲南當國者不知自省乃奏遣大臣
考察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比何理哉且以雲南災異
而并考察貴州庶僚又何理哉他方之有災異者多
矣考察何獨不及昔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無君十五
事今樊瑩職兼巡察不能劾奏戚畹大臣而獨考黜
雲南官吏抑末矣如必欲綜核名實感格天心乞先
令兩京文武大小諸臣或自陳或考退然後分遣大
臣巡行四方然其貪酷之尤者其雲貴被考諸人待
今冬會朝之時從公再察應黜退及存留者與他方
一體施行仍乞陛下任大臣為腹心倚言官為耳目
將臣所陳樊政一一釐革大臣當起者立賜登庸言
官被謫者即為牽復諸凡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
令所司條奏而罷行之再乞延訪大臣諮求民瘼傳

觀經史用鑒治源如此而災異不消天下不治臣未
之聞也時不能用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擇州
縣弟子延主守仁為師教之士始知學累遷福建左布
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授之則賊已平乃返
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假進貢名張
賜假御鹽名並歛銀十餘萬恣行乾沒書疏發之嘉
靖元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江南北大饑書奉
命賑濟江北謂民命在旦夕惟設粥則所濟皆窮人
不待編審乃令州縣十里一廠煮糜哺之全活無算
初書在湖廣凡中朝議大禮未定獻議言今日禮官之

論舉朝皆以為是臣愚曰此未可遽是張璠霍諠之
說舉朝皆以為非臣愚曰此未可遽非蓋天下者高
皇帝之天下孝宗不能私也孝宗傳位武宗神宗嘗
已有託非孝宗無嗣乃武宗無嗣也昔宋英宗以濮
王第十三子出為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
統英宗入嗣在袞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
駕之後比而同之似或未安故今上續承大業非嗣
孝宗之統嗣武宗之統也非嗣武宗之統嗣高皇帝
之統也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為興獻帝之子別
立廟祀張璠霍諠之議未為非也然天無二日尊無

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君臣既奉孝武為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與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為失也然禮本人情陛下尊為天子慈聖設無尊稱於情難已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為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與獻帝別立廟太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文不淪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至於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與獻加之獻諡也豈宜加於今日哉議既具會中朝覲獻張

璉為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大喜三年正月具疏劾上之帝得之亦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為本生皇考遂寢召命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璉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他官莫敢望而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用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嘗其賑荒無狀多侵漁書亦屢辭并錄上大禮考議最後乞遣官行勘帝為遣司禮中官一人戶刑二部侍郎各一人錦衣指揮一人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多為聚訟兩

議相持必有一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
乞宥其愆失俾獲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
有加踰月乃會廷臣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
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
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
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為伯今
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
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
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
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

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為父以父為叔
倫理易常是為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
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今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
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
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胡可改也今陛下
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
璉臣夢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
二本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
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宜稱皇考章聖
皇太后本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

宜如徽稱曰皇嫂名義既正允願陛下仰尊孝宗仁
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
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禩室於至親不廢隆
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是則
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
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
告天下尊稱遂定焉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
者紛然還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勛既坐
罪褫職希旨請遷獻帝梓宮北塋天壽山上部尚書
趙瑛等既斥其謀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願

陵乃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
文皇帝不遷孝陵誠慎之也臣等博詢衆論僉謂願
陵形勝真帝王幽宅不得輕議遷移全等胡使小人
敢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
朕朝夕思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
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
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馬大同軍變殺巡撫
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
恒朝廷因而命之令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曰天子
乃不勝叛軍耶請討之與政府意忤時執政者為費

宏石珪賈諫書心弗善也明年二月力薦楊一清王
守仁入聞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
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為大臣當抒獻畧共
濟時難何以中才自護守仁迄不獲柄用夏四月畧
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書上疏力陳不
可帝遣中官即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
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
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時以日者在
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叔閔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
裁酌且世廟既成宜有賜教之典議盡還議禮遣戍

諸臣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之大孝也報聞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為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春頤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書以孜孜奉國異報帝恩而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文倖如故書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任一子尚寶丞異數也書直諫勤敏遇事敢為而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為盜知府宋卿既論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賊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往按之不如書言

而書時以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
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而重鑑罪請勅法司辨雪
及法司讞上無異詞帝重遣書意特減死道戍其他
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士論少之弟春篆並知
名春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有聲以兄為
都御史改翰林簡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
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
亦故御史以避兄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累朝故
事無書成出為外任者帝以書故并夔留為修撰書
由是怨宏數行詆訕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用

春為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
詔舉堪任翰林者春欲召選故翰林楊惟聰陳沂高
書汪鉉不可遂有隙後鉉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
詆鉉鉉許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
家篆舉進士為戶科給事中鎮守雲南黔國公沐崑
既加太傅待二司甚倨二司亦不與往來崑遂劾按
察使沈恩等抑買市物諸事詔遣刑部偕錦衣官一人
往按狀篆與同官李長私語崑不循分所奏亦多誣
長即以其意具疏劾崑帝自言官伏闕積怒未解長
奏入權貴復多庇崑者有旨責長誣陷重臣下詔獄

詞連篆弄繁治之法司擬贖杖還職詔並謫外裝得
夷陵判官時正德十四年八月也世宗嗣位召復故
官未上卒吏部請卹詔予祭贈光祿少卿

霍翰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
婚遂讀書西樵山中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
上言古之帝王以道問學修政事為先務居處恭者
道問學之要也敬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陛下試內
自省察深宮屋漏及對臨百官時能念念由禮無時
豫怠否乎孔子四勿之訓誠今日所當講也聞臣職
恭機務今止屬之票擬至斟酌裁決率歸近習輔臣

夫恭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將來壅塞聖聰率由
於此自今章奏請召大臣而決施行請官臺諫班列
左右得衆議而公駁之使宰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
招權之謗此又今日所當講也因言錦衣不當典刑
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受秩
廢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禁授官職御史謝源
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
外不當濫叙又言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略虛文皆
治安天下之要務而其本則在上下之交曩高皇帝諄
諄垂訓惟曰君臣同游即宣宗英宗孝宗亦皆時召

大臣而商政務尤今日所當取法也帝嘉納之先是
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齟私為大禮
議取之澄見貽書相質難諂故澄會試所舉士乃三
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
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為父與獻王為叔別擇崇
仁王子為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
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
斬衰為所後者又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於所
後者蓋無稱為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
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為邪說曰為人

後者為之子以誤後人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為昭
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謂祖為父
可乎唐宣宗當為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
叔反謂姪為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
蓋迭相為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
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
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
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
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
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為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

孟子言舜為天子替喪殺人舉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曆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強欲陛下重為孝宗之嗣何為者哉夫陛下為孝宗子矣誰為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先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奈何矣孝宗有嗣後

強繼其嗣而絕與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與
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撥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
臣下之為此議也豈其為謀不臧其故有三曰前代
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
今陛下既考孝宗矣尊與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
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
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唯孝宗之統不
絕即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
下於與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
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

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以迫於羣議不遽行也而朝士遂指日齟為邪說齟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而有詔召韜韜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議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陋議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欲陛下兼考獻帝

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有非人情所堪者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皇太后必中心豫悅無疑貳之陳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愚謂陛

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
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憐憐
以尊大統母昭聖為請者蓋有防陛下將來之失而
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教
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
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
文小節遂搆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
願陛下以臣等建請之情上啓聖母曰昭聖皇太后
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
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亦

可輕忽。正始賀壽聖母，每致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誦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疑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

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鞫固辭，且言：「邇年流弊，翰林不遷外任，吏部不改別曹群，以二官為清要，致翰林不畏天子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天子而畏吏部。自今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副至三品，即遷外藩叅政及各部侍郎、六部

長或留加保傅或出為藩臬翰林六品以下悉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郎中員外郎及給事御史俱補監司郡守政績卓異即擢京卿有文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仕亦得擢翰林京卿不當專守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而下其奏於所司悉格不用六年還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南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政要及詩書直講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兼翰林學士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額權植黨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

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
為廢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為羽翼且欲京官補
外以均勞逸議未即行躬自蹈之而又蠶居學士
徐縉之上何愧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
部右侍郎韜力辭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
冰王廷陳何瑋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
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上言天下理
亂在士大夫心術崇禮讓庶耻則天下治爭進競
得則天下不治近來冗員日增冗食日衆賦額有
限耗費無涯更數十年不知何策以善其後今翰

林既修書亦以遷官日講亦以廢子廵撫子弟亦
廢武職冒濫如此祖訓謂何且陛下將為千百年
之計邪抑計目前而止也今邊防視昔廢弛財用
視昔匱乏生民視昔困苦人才視昔卑陋官吏視
昔貪污紀綱視昔頽壞日甚一日內有危亂之實
而外存振飭之形失今不圖後且無及夫爵祿者
帝王所以鼓舞天下豪傑也惜與為吝過與為濫
今以講禮修書叨愛峻秩儻有能輔陛下致太平
立千百年大業何以待之上之與奪抑揚天下取
中焉下之辭受進退風俗取則焉世有材不稱位

猶求進不已者矣。未有安於下位而無求者也。臣力
不足以挽之。又隨衆趨焉。其可哉。因再白給事中陳
此之寃。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
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時欲尊崇皇考。遂以官
爵餌其臣。臣等意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
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
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
為非。何以塞天下之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
乃允之。韜先後薦王守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尚書
胡世寧言。韜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當

世罕儷宜用為都御史仍妻詹事保糾彈百僚裨輔
闕失不宜置之散地帝優詔報聞然亦竟不用也八
年春災異求言詔疏陳時弊十餘事所司多議行尋
充會典副總裁奏辭光祿酒饌帝特從之張璁桂萼
之罷政也詔謂言官陸燾等實受楊一清指使兩疏
力攻一清果奪職而璁萼得召還九年三月帝從璁
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詔極言其非因詆言變亂
成法帝不悅責輻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勿詆詔輒索
護前自遂見帝怒未釋不敢奏辨乃遣言書痛詆之
後錄其書送法司備詔言怒疏陳其狀且言詔憑高

肆虐怙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
內外文武天下畏其威者臣知有朝廷不知有權臣
為翰輦側日久矣因劾翰無君七罪并以私書進呈
帝大怒則以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鞫
從獄中上書祈哀璉亦再跪中採帝皆不納南京御
史鄧文憲上言邇者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
翰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翰是獎諛而惡直也宜察
翰之心容其蘊而舍其直且言天地分祀是置父母
於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之防閑帝怒請之邊方
輟繫獄踰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翰贖還職翰尋以

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綏許韜及方獻夫居鄉不法
教事大綏反被逮削籍十二年起歷吏部左右侍郎
時部事多至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聞韜言於尚書
汪鉉宜擴大公無韜故職侍郎始獲忝部事韜素剛
介屢與鉉爭執鉉及僚屬並嚴憚之既而鉉罷帝久
不置尚書以韜掌部事夙弊多所釐革聞臣李時傳
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為順天丞韜言輔臣面承天語
諒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瑒偽因守故事列
道中及應天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
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其持正不撓如此十五年

六月出為南京禮部尚書韜奏言禮儀定式京官三品方得乘轎百官途遇引避有等乃南都不論品秩悉乘肩輿衛衛相值卑不避尊近給事中曾鈞騎馮直衝尚書劉龍潘珍兩轎之間鈞遂與龍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俾有所遵既下所司於是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及南京給事中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引避襍舉公會宴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齟齬先以劉淑相事屢與夏言相訐至是疑充濁之奏出言主謀既詆充濁為奸黨於是言不敢與議都御史王廷相乃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瑩言引

避之制京師久遵南京不得有異因請禁小臣乘輜
如輜言帝為下令申飭而南京諸臣驕恣已久抗行
如故輜復以為言帝再為下令而諸人不服曹遵及
其同官戶相等至與輜而相忿爭相逐劾輜遷官南
部怨皇恣肆與其鄉人群飲郊壇擅取海子魚飲啖
松下侍郎袁宗儒暮喪不當進表逼之使行蹈上既
自理且言暮喪迴避律例無文既下吏部及南京吏
部都察院勘報咸言暮喪不避誠如輜言惟取魚一
事不能無過帝為停輜俸四月相等詆毀過當亦停
二月輜既與夏言交惡及言柄用輜每欲因事陷之

十六年九月上言內閣之臣止司票擬外人不知遂
謂朝廷大政悉出其手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為給事
中尋忽報罷人皆曰聞臣以恩非己出故抑之也給
事中李鶴鳴前以考察貶謫尋復故官人皆曰鶴鳴
以賄得也夫六科安稱缺人罪在六科吏部選擬不
當罪在吏部今不罪六科吏部而獨咎文光等其何
辭於天下鶴鳴居官無狀嘗受富人金錢而令所親
挾重賄請京師請託陛下宜明示中外以二者黜陟
之故其或出自聞臣亦宜宣布在廷諭吏部今後進
用人才務秉公正毋受當事頗指使天下曉然知威

福出自朝廷而大臣有如李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
右其意蓋為言發也於是鶴鳴上疏自白并詆韜居
鄉不法諸事吏部言鶴鳴復官本由特旨韜所言或
出風聞鶴鳴劾韜亦無指實帝乃兩置之無何韜劾
南京御史龔從郭本倚勢強市布帛從等自辨言每
慶賀進表韜縱令皂隸樂工交錯龍亭前又不當擅
受民間章下南京法司亦以受詞為韜罪帝並置不
問十八年簡補宮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
掌詹事府事疏辭加秩言臣非不知清秩可榮但念
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虐有司召致而大臣陰為

黨護也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
因寵權呼叱去來若奴婢乞丐彼豈原無良心哉蓋
謂職不崇則權不大無以寵致四方之賂賂也大臣
納有司餽遺有司賤小民脂膏怨氣召災實有所自
臣若受祿晉秩不讓不辭是臣亦幸此榮遷以自取
素履也何以息貪風表百職哉其意亦為言發也韜
既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勳與
共齟齬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人情怖懼韜因言
六飛南狩時文臣多納賄不法人傳文官惟袁宗儒
武官惟郭勳不受饋耳今訛言復播有司因而科歛

衆心凜凜懼有他變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宣諭
群情大安乃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
自何人其據實奏聞朕將治焉韜對請問諸郭勛帝
責其支詞推諉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
受饋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其自述當不
敢隱其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敢欺如必
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
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以赴京所遇進鮮船內臣貪
橫恣極辭論列帝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
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韜學博才高強毅蕙直而

量頗偏隘所至好與人競帝亦知其然故不至大用
然其先後建白九十餘章率國家大計人莫能言其
在南都禁喪家宴飲絕婦人入寺觀罪娼戶市良人
女毀淫詞建社學散僧尼表忠節諸可以厚風俗省
民力者率毅然為之雖重忤權豪不避故既去而士
民思之初詣舉進士不稱毛澄李時為座主及後總
裁會試亦不以唐順之等為門生其孤孑行意皆此
類也子與瑕舉進士除慈谿知縣亦以強項為鄆懋
卿劾罷尋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寧王宸濠將為變決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蕭淮上之宸濠倉皇舉事卒以無成本此兩人早發之力也武宗將南征倡同官伏闕諫不聽出核松潘邊餉有副總兵張傑者倚江彬勢賊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啓遣彘蚤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胡澧撫按莫敢言決至盡發其狀傑遂視職世宗踐阼廷議追崇禮未定決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固以旁支承正統然謂之繼統可也謂之繼嗣不可也若必以繼嗣為名將直繼武宗乎抑舍武宗而繼孝宗乎以為繼武宗則倫序有乖以

為繼孝宗則武宗已為之後矣陛下乃更為之後乎
夫禮緣人情陛下已貴為天子而與獻母妃曾不得
尊為帝后不知於聖心安乎否也况藩邸舊臣如袁
宗卓輩昔為長史審理者今已為大學士少卿矣昔
為承奉儀衛司官者今已為司禮錦衣矣顧至尊至
親如與獻母妃乃反仍舊號不得緣子貴之義享帝
后之稱乎僕必執為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與
獻母妃當降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權內庭時
將仍舊稱乎抑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
之為后則于慈壽徒有為後之虛文於母妃又缺尊

崇以大典無一而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宜尊以帝稱
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齊於列聖母妃則尊為皇太
后而少殺其殺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
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善盡矣疏至會興王
及妃已稱為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
為河南叅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擢右
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
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遷擢右都御史掌
院事京師民張福訐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下
刑部治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泣訴於官謂福自殺

之也其隣人之詞亦然詔即中親應召覆按改坐福東殿執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決謂應召議是執如初帝愈怒視決職給事中陸粲抗言福親屬隣里咸証逆狀而其姊言尤痛憤故決據此定獄乃遣蒙叢謹近日會審侍郎許讚禁不發言聞淵及寺丞簡霄辭疾不出而少卿曾直竟諛詞附和此無他人務自全也風紀大臣議獄一不當斥之若胥吏然如國體何決不宜罪給事中劉希簡亦以為言帝大怒并下兩人詔獄讚等竟抵柱死應召及隣人俱表軍邊衛而杖福之姊百人以為寃蓋是時帝方

深疾孝武兩后家而柱乃武后家夏氏之僕故帝必欲殺之雖獄情顛倒不顧也決家居十載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為南京禮部尚書改南京兵部恭贊機務二十二年召為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明年代許讚為吏部尚書詮叙詳審每除一官必曰此缺相宜否如不當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賤遇傾陷善類者必昌言扶植之時御史非巡方而奉差於外者類多舉劾以示恩威決以為非制踏自今御史折論列必其專職毋許濫及帝可之遂著為令又明年甄論箕仙之妄時帝篤信左道禁中築箕仙臺時用

其言決威福見決疏大怒欲罪之猶以前議禮故不
遽斥也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尋坐事奪俸者再
決知帝意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為民又十
年而卒決少有志節自守甚嚴雖由議禮驟顯然無
所黨比尤能愛護人才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
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
事進員外郎從王守仁論學獲聞良知之旨寧王宸
濠反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征抗疏力諫請告歸嘉靖
二年起南京刑部郎中時同列張璉桂萼與中朝力

爭大禮宗明心善之倡言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私議奈何不法三代明年四月借璽夢及黃綰上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為人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天子至尊誰與為敵哉大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比聖諭令廷臣集議經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

也臣等大懼敷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
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
宗皇帝之姪與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
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為人後者也前
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為皇考昭聖太
后為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深用悔艾
今當明父子之大倫總統之大義改稱孝宗為皇伯
考昭聖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為皇考恭穆獻皇
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

朝百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
姓其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即周禮詢群臣詢萬
民之意也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白是蒙帝眷
明年出為吉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
大典以母憂歸八年服闋徵拜光祿寺卿光祿各署
素無統紀中外不相聞白吏得因緣為奸宗明率僚
屬恭稽舊章著為成式曰光祿須知上之因言供御
飲饌宜防奢侈欲自今乞為中制俾祭饗有常規賓
賜有常格膳羞有常味多寡有常數而貪婪者無所
容其間制乃可久帝嘉納之著為例內府進供器皿

兩京工部歲辦萬有千二而中官率有入無出宗明
以為言帝悉命給發有故違者劾治寺中為清十一
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名以劾汪鉉下詔獄
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宗明
抗疏論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而必究
主使之入廷臣孰不疑懼况名榜掠以極當此嚴冬
或致困斃將為仁明之累帝大怒謂宗明即其主使
并下詔獄蒲福建右叅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
召拜禮部右侍郎十四年遼東兵變擢辱巡撫呂經
而叅務為姑息納鎮守中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

上言前者遠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苛徭悉已
釐正而廣寧復告變又誰激之比于法不宜復赦請
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用
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
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莫不驅駕氣勢
更相牽引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顧持論和平
而無所私比故於諸人中獨無訾議之者從子元恭
舉進士為工部營繕主事嘉靖二十九年帝從部議
命給事中李用敬叢內府監局諸匠俾出赴工旋為
近侍高忠沮止元恭執奏前旨不宜廢格因勅忠用

上弄權宜速治帝初怒不允給事中李柵等復以為
言獲如前旨元恭由是顯名既而俺荅薄都城言官
薦部曹知兵者五人元恭與焉官終鳳陽兵備食事
黃綰字宗賢黃岩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當得官
感宋儒張載論廋製語遂棄舉子業師事謝鐸敦古
學已讀書紫霄山中歷十餘年學益博謁選為後府
都事謝病歸復師事王守仁講良知之學嘉靖初薦
起南京都察院經歷時張璁桂萼方與中朝爭大禮
帝心嚮之綰亦上言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近
江南北歲凶至饑殍蔽野父子相食腥穢之氣上薄

於天求所以致此之故必宮廷內外有大不和之事而致然也陛下臨御三年初任大臣矣而今皆不任初聽言官矣而今皆不聽議者多咎陛下不寬厥德臣獨以為不然蓋陛下有孝弟之情臣僚不能因之以推廣而反致中違陛下有親賢之美臣僚不能因之以將順而反務排擊故也陛下以憲宗之孫興獻帝之子遵兄終弟及之祖訓入踐大統止宜稱孝宗為伯考武宗為皇兄仍稱興獻帝為皇考立廟大內躬承祭祀不干正統庶幾大義明而私恩亦盡議者徒牽合宋濮王故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

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豈惟陛下之心不安凡有人心者皆不安也且武宗承孝宗之統已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為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斃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時嘉靖三年二月也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有本生皇考之稱復抗疏極辯又與璉夢及黃宗明合疏力爭大禮遂定詔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館與宗明力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

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權亮
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時王守仁為忌者所抑雖封
伯而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
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論黜綰悉訟之於朝且
請召守仁輔政由是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蒙叙
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等逐諸翰林於
外引己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為少詹事璉侍講學士
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復
進詹事兼官如故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
官用登極詔例還為百戶後附璉等議大禮且交關

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及是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
獨不與大恨鳩罷閣主事翁洪革奏誣王守仁納賄
席書得召用詞連館及璉館駮辨且乞引避帝優旨
留之而下能遷法司竟坐遣戍洪亦編氓原籍館雖
由議禮顯而文學自稱與璉輩深相得璉欲用為吏
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為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
音經進不令進講館大憲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
名帝心知其為一清也以淳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為
南京禮部右侍郎過攝諸部印事無留滯人服其能
十二年召拜禮部左侍郎初館與張璉深相結至是

忽相左而夏言長禮部帝方備用綰乃潛附之其佐
南禮部也即中鄒守益引疾詔綰勘實綰久之不報
而守益竟自回籍吏部尚書汪鋐遂希璉指疏發其
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璉即調旨
削二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殺導引官帝復留綰供
事鋐不悅再疏攻綰且擬及他事帝復命調外於是
綰上疏自理且言繫端所由起者三臣與璉素厚璉
在政府教有規正而璉見謂譏切一也璉與夏言不
合臣每事調和而璉反生疑隙二也大同之變璉主
征討臣主撫安執議相左三也因詆鋐為璉鷹犬乞

賜罷黜以避禍奏入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
綰自是顯與璉貳矣先是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燧
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邵永議屠之百道
進攻城中恟懼外勾蒙古為助塞主大震巡撫潘倣
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璉及廷議並石源清
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城中已
為帥中詹榮等撫定而亂卒猶未盡獲軍民瘡痍特
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疏下禮部夏言以為宜許而
極詆前用兵之謬語陰侵璉怒力持不欲遣帝委
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劾功罪得便宜

行事維馳至大同宗室軍民投牒訴官軍暴掠者以
數百無告言叛軍者館亦絕無所問以安其心而督
有司如意附循有聞錢等數人初為叛軍使蒙古因
留其中至是錢歸館執而戮之諸反側者遂流言籍
籍館乃大集軍民曉以禍福衆始帖然自是惟叛軍
害者膏至陳牒館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俾按
里核實一日遣卒掩捕獲首惡王福勝等數十人有
尚欽者當捨擗時曾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執刀鳴
金倡亂歷教街無應者遂就擒館復出未獲首惡數
名圖形購之軍民始欣欣知不復有誑誤累乃令有

司榘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聚軍民子弟教之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言源清永罪不可宥詔下部議館以勞增俸一等時璉及兵部諸臣頗庇源清陰抑館館累疏論列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譴館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諡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通年叛服之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充使廷臣屢以名上帝皆不用特起館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為正使以諭德張治副之時帝方幸承天趣館詣

行在受命館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
責館不馳赴行在而舟諸京師為大不敬令陳狀已
而釋之館教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請遣
給事御史各一人同事又請吏禮兵三部共擇郎官
二人備任使帝嘉其為國任事悉從之最後為其父
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言帝怒疏尚
書新命令以侍郎閉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館
有文學明習典故博辨捷給吏事亦勤敏故雖起家
任子致位八座人不以為忝特初附張璠晚又背璠
附夏言時頗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璠上

疏者為襄府襄陽王祐摠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
考聖父宜稱皇考與獻大王即興國之陵廟祀用天
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
養宮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祇時世宗登
極歲之八月也自時歿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
起於是失職武夫罷閑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
謨即璉夢輩亦益稱之不與為伍故自璉等八人外
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
刑懲明黨欺蔽之罪此其尤故言無忌者也嘉靖四年
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繁建

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璵等獻夫論所正取者不
過五人若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
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
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
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端主事王國光同知
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
他罷職投閑之夫建言於璵等召用後者皆望風
希旨有所觀覲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易
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於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全
二臣奏乞附名亦應如其請帝從之因詔大禮已定

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鏗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為元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乖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鏗服妄議希恩貸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豈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璵輩已死不及見矣

論曰席霍諸人雖一時併以議禮進而跡其生平風
裁嚴毅撻屨峻嫫絕少攀援比附之為累蓋其所以
自處者固有道也學者立身行己難以槩律要必實
有自信而後可以觀其餘不然中道喪沮首尾潰決
無一足與於君子之林矣語云為善不卒見異而遷
寧獨無愧哉

明史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一百二十九

王思王相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張曰韶胡瓊

楊淮

申良

張深

仵瑜

臧應奎

胡建李可登

余頴

王思字直學太保直魯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宮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徇於近習政柄不授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相得以行其志六卿得以專其職今者不然內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

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內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抗公道以抑私恩重大臣以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凡欲以通上下之交也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聞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上下不交甚矣則夫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橫之由又豈能一一上達以警動於心哉臣伏願陛下悉尊舊典凡遇宴閉少賜召問勿以過

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心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閏月不視朝思後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狎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宇不動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停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凜若朝夕今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

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為甚書曰酣酒嗜音峻字靡墻
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宮日而以酒廝養
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
大憂也疏入待命數日留中不下忽傳旨降遠方雜
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銳每衆中指切人
是非已悔之自歛為質詢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龍
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穢
舟以濟時都御史王守仁講學贛州思從之游及守
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
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

奸莫若省覓章奏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說盡
感聖聽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
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遷俸者皆不得辭尋
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全官屢爭大禮不報時張
璉桂萼方獻夫為學士思羞與全列疏乞罷歸不許
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
獲廷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
御史張曰謫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濬
主事安重忬瑜斌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
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

差思贈右諭德思志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柟極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齊其人也改齊者思別號也相字懋卿勤人正德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素豪邁尚志節初甚英毅中更為和易外絕畛域而內實井井無親疎貴賤皆推心焉事親篤孝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家貧屢空晏如入仕僅四年而卒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九月疏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其言禁貢獻謂天下幅員萬里宜財賄不

可勝用然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者何哉民貧故也
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歛中臣之貢獻為之比年軍
需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於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
十倍於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
競異號曰孝順彼豈損己之財以娛陛下哉不過取
之民耳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
此而受之其言明賞罰謂人君馭下惟賞與罰賞罰
不明下何以勸邇者庸才所養其不封侯腰玉禦敵
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或足不出門而受賞
身不獲陳而奏功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惡

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
南寧伯毛良殺其子而錦衣掌印指揮朱宸等多違
縱原先後論之皆奪職閑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
陳萬言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
戚蔣泰等五人為錦衣千百戶原以加恩太濫抗疏
極言請行裁節俱不聽四川巡撫都御史許廷光不
職原劾而調之未幾劾建昌侯張迺齡強占民地定
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蔣翰昌化伯邵蕙家人
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然一時權貴皆震懾進戶科
右給事中何孟春之劾議伏闕也原偕全官張紳等

要選百官伏左順門撼門哭諫觸帝怒下詔獄原既
與諸臣受杖三十於闕下輸旬復再被杖竟以創重
卒貧不能歸葬久之都御史陳洪謀備陳原與毛玉
婁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後贈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
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
科給事中時劉瑾既敗大盜蠱起玉疏言大學士焦
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侈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
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
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近佛烏思藏下獄玉

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爵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
是時世宗即位逾年矣凡從與采諸內官怙帝寵漸
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
茅玉即疏言前事之失後事之鑿歷叙武宗時事勸
帝戒嗜欲杜請托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嘉
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
四等而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
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君命而品
藻之未有舉朝縉紳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且上
有禮貌大臣加信任之心而小臣肆其輕侮啓之積

疑非盛世所宜有玉獲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
斥之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為嘉訟請斥
玉其同官倫以諒亦助為之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
聚訟朝廷為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而玉亦
上疏求去言人臣立朝當先公後私今宗魯等知有
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之一身所係絕微公論
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成
屬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其言宸濠
稱亂由左右懷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
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

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祿少卿

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權倖憚之供億大省十六年入為兵科給事中即疏請世宗法祖定制言太祖始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細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滛邪左右不惑於僉佞則君志業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二年

冬帝以災異類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
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乎宴享往以國
戚而廢夫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獲免
修撰唐舉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
官如毛玉

張白韜字希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
官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
欲亡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善縮府縣
印召其父老豪傑與約曰彬黨至若等即力與格又
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瓦石待已而彬黨果累騎來

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嚼爾曹府中惟有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芻秣亦倉卒無辨言已彬黨莫聽囚徒丐者遂大呼者道傍爭投瓦石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立行部過常州顧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州以南蘇松諸府得免毒瘡曰韜力也世宗即位召為御史楊廷

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鞬亦上言陛下既稱聞臣所奏
為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有害矣既知之而猶不
已者何哉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群小為害也自古未
有群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文輩二
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成福苟圖
身家之利不顧社稷安危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
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之官行金數萬方乃得之既營
之以重貨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必無之事也帝不
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鞬與同官胡瓊各抗疏
力爭既受杖猶口占疏劾奸人陳洗罪未幾竟死隆

慶初進贈光祿少卿璵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為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翁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革督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園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內庫仝事奄人例有饋淮悉絕之所在皆與中官共事然卒無撓公勤慮慎為尚書孫交泰金所重頻書上上考預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責屋以斂金與淮全里為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

中良字延賢高平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時山東盜起良豫為戢守具盜至追擊至黃縣俘斬數百人己而盜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有所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瓊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讞還之民瓊因嫉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紹遠民懷其政來圖其像祠之入為戶部員外即以諫死贈太僕少卿

張潔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以舉人歷四川僉事謫臨江通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

朕固常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
何肺腑外屬尚以奸惡賜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
中外皆壯之潔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寶平知縣忤巡
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乃訟洪罪洪坐削籍潔自廣
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會尚書王瓊與都御史
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為
澤罪欲中以危法嗾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遣私人
誘潔署牒且曰澤所為者南宋覆轍也事成當有顯
擢潔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檄具在豈宋和戎
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訖不肯署尋

進員外郎潔性剛不能容人過嘗有御史毛鳳者招
之飲被酒語不合遂起絕之其任氣如此竟受杖被
創死追贈太僕少卿

件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進士工部主事瑜自少有
志操內行純摯正德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
部主事復引疾歸歸則奮勵為學施德鄉里甚備世
宗踐阼起故官即疏陳勤聖學篤親覲開言路敬大
臣選諄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才十
事已而竟死杖下瑜常與四夷館諸夷聞者皆膜拜
流涕後贈光祿少卿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車
駕主事憤中官進貢者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
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竟遁去有力者欲半造舟之
利應奎出身當之訖不得肆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
重猶執私喪三年入為禮部主事未幾竟以廷杖創
甚卒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見義必為以聖賢自期
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歿以當俎豆其間其
立志如此時同受創死者刑部郎中新喻胡璉字重
器正德六年進士嘗諫武宗南巡受杖兵部主事奉
新余頊字興邦正德九年進士兵部司務輝縣李可

登字思善弘治末鄉薦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其
志惟戶部主事安璽刑部主事殷承叙無考穆宗嗣
位贈璽太常少卿應奎承叙璽禎光祿少卿可登寺
丞初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
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嚴繫獄考訊諸臣跡雖狂
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
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
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
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霹靂之威施
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

後以言為諱宗社之幸也越數日通政司經歷李繼亦上言陛下進崇尊號乃人子至情誠不容已群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數十餘人大臣紛紛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卹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仕者委任寬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恤贈官錄廢帝大怒諸懋四川典史

論曰諸臣建言被杖之死靡他風節寧無可取然納約自庸信而後諫聖人不嘗誠之乎奪人用極之恩而強以最難堪之事即施之僚友且不可况君父乎乃猶悻悻忿戾授人以殫朽而櫻其鋒榛斯術也欲以濟天下之務難矣